

《殷契粹编》版本简论

黄益飞

内容摘要:《殷契粹编》是郭沫若从刘体智《契文丛编》中选辑出的精粹者,1937年首次出版,因其中所收甲骨颇多精品,考释亦多发明,素为甲骨学界所重。八十年来,该书先后有六种版本。本文对六种版本略加梳理,并对六种版本的价值及不足进行讨论。认为,《殷契粹编》应当吸取诸版本的优点,重新编辑,精印出版。

关键词:《殷契粹编》 郭沫若 版本 刘体智

2017年是郭沫若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也是《殷契粹编》出版八十周年,特撰此文,以纪念郭老及这部重要的甲骨学著作。

《殷契粹编》系郭沫若从刘体智所藏甲骨拓本中选辑精粹者编次、考释而成。刘体智所藏甲骨有二万八千馀片^①,所藏之多且精,冠绝海内外。刘氏曾将所藏甲骨拓出,集为《契文丛编》二十册^②。1936年,刘体智托上海书店的金祖同将《契文丛编》送予尚在日本的郭老,允其选辑若干先行公布。郭老从中选出1595片,辑为《殷契粹编》。1953年,刘氏所藏甲骨售归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又重新传拓一遍,题名为《善斋所藏甲骨拓本》^③。

《殷契粹编》于1937年由日本文求堂书店印行。该书所收甲骨颇多精品,而且考释也多有发明,素为甲骨学界所重。由于初版印数不多,求购不易,因

①刘体智所藏甲骨已悉数归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共28450片,其中还包括徐乃昌所藏300馀片,只是目前尚无法分辨哪些原属徐乃昌。详参胡辉平:《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整理札记》,《文献》2005年第4期,第30页。

②《契文丛编》原为二十册,其中十八册为拓本、二册为释文。后释文被移到拓本后,改装为十八册。胡厚宣先生说,刘体智拓有《契文丛编》十八册(胡厚宣:《郭老与古文字学——深切怀念郭沫若同志》,《文献》1993年第3期,第73页)来源即此。详参贾双喜:《刘体智和他的甲骨旧藏》,《文献》2005年第4期,第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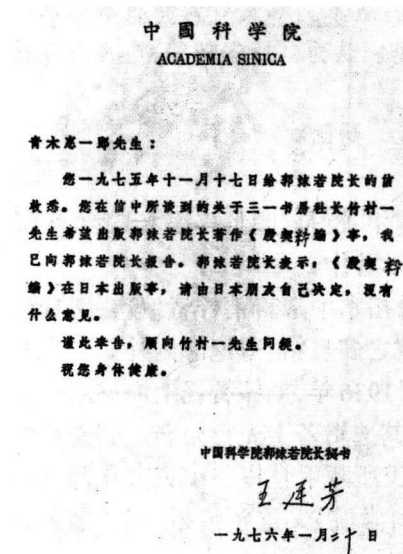
③胡厚宣:《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殷都学刊》1985年第1期,第2页。

此翻印不绝。本文就《殷契粹编》的版本问题略作讨论。

一、六种版本

目前所见《殷契粹编》的版本共六种。第一,1937年文求堂书店的初印本(下文简称“文求堂本”),该本影印收入《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①。第二,《殷契粹编》被列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二号,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编辑加工,并于1965年由科学出版社印行(下文简称“考古所本”)。该本后由《甲骨文献集成》影印收录^②。第三,1970年台北艺文印书馆翻印本,题为“刘体智撰”《善斋藏契粹编》,该版仅有拓本,删去了郭老的释文^③。第四,1972年台湾五南出版社所出邱德修编著的《白话本甲骨文·殷契粹编考译》。第五,1976年日本三一书房翻印本^④。第六,《郭沫若全集·考古编》本(下文简称“全集本”),全集本在2002年和2017各印一次。

以上六种版本的底本只有两个,即文求堂本和考古所本。日本三一书房本即以文求堂本为底本翻印,并在书前附上了郭老秘书王廷芳给日方出版事宜的回函(见图一),以及青木惠一郎的题记和郭老自序的日文翻译,拓本及释文则一仍文求堂本。其他五个版本皆在考古所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其中《善斋藏契粹编》虽署为刘体智撰,但拓本非刘氏《契文丛编》旧拓,而系翻印考古所本而成。《白话本甲骨文·殷契粹编考译》,拓本翻印了考古所本,考译则是在文求堂本释文后逐条附上了白话翻译,该书割裂了原书的版式,考译的学术价值也不高。全集本则是以考古所本为底本,进一步补充、修订而成。



图一 王廷芳回函

- ①甲骨文研究资料编委会:《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第七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 ②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 ③该书应即胡厚宣先生与郭老谈话时提到的“还有一家出版社,翻印了您的《殷契粹编》,取消了释文,只印图版,著者署名刘体智”(胡厚宣:《郭老与古文字学——深切怀念郭沫若同志》,《文献》1993年第3期,第77页)。
- ④该书应即胡厚宣先生与郭老谈话时提到的日本重印的《殷契粹编》(胡厚宣:《郭老与古文字学——深切怀念郭沫若同志》,《文献》1993年第3期,第77页)。

二、文求堂本

文求堂本的拓本采自《契文丛编》。然而所选《契文丛编》的拓本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拓本不完整,不少大片甲骨只拓有字部分而不及全形^①。这在文求堂本中有直接的反映,据笔者粗略统计,文求堂本所选的1595片中有600余片此类不完整的拓本,这给缀合及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带了诸多不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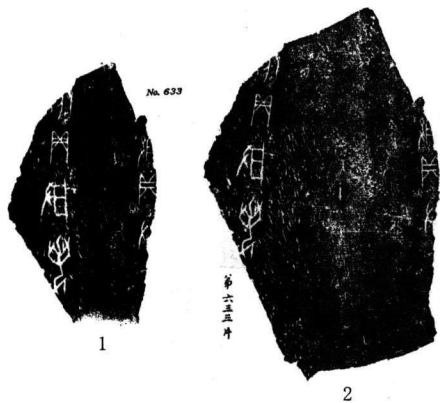
只关注文字而不注重全形的著录方式是典型的金石学传统,这在金石学著录著作中比比皆是,对碑的著录最为突出,如只拓额题而不著录碑首形制。王国维通过缀合罗振玉和戡寿堂藏骨而校正《史记·殷本纪》报乙、报丙、报丁的世次,郭老通过《殷契粹编》第一一二、一一三片的缀合为王说提供了进一步确凿的证据。这些重要的学术实践使得学术界重甲骨文字轻形状的状况逐渐得到改变。只拓有字部分,也影响

了《契文丛编》所收甲骨的缀合,如文求堂本第九五九片的B和G(也就是考古所本的乙和庚)两个碎片本可缀合,旧拓只拓有字部分就导致两者无法严密拼缀,新拓便可拼合。

其次,个别拓本存在裁剪、拼贴的现象。如第六三三片(见图二)、第一二〇四片、第一四二九片等。这与只拓文字不及全形的著录方式一样,都不能完整地记录甲骨的信息。

再次,存在将一骨不同部位的拓本分别著录的现象。如文求堂本第四七片与一五二一片、第四八片与一五二三片皆为一骨,《契文丛编》误析为二。

最后,部分甲骨存在正面漏拓、背面及骨白的刻辞未拓的现象^②,这在文求堂本也不鲜见。



图二 第六三三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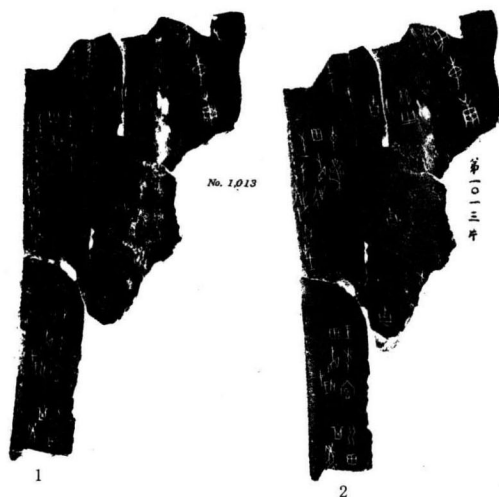
1. 文求堂本 2. 考古所本

三、考古所本

正是由于《殷契粹编》所使用的《契文丛编》旧拓存在诸多问题,考古所本全部换用了《善斋所藏甲骨拓片》的拓本。考古所本不仅补充了文求堂本漏拓的文字,还对文求堂本一骨分数号者进行了并号处理。考古所本增补“正面文

①胡辉平:《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整理札记》,《文献》2005年第4期,第30页。

②胡厚宣:《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殷都学刊》1985年第1期,第2页。贾双喜:《刘体智和他的甲骨旧藏》,《文献》2005年第4期,第53页。



图三 第一〇一三片
1.文求堂本 2.考古所本

六片,背面文四十片,白文十片,白骨正面文十二片,白骨背面文一片,漏拓之上下端或左右边文者二十七片”^①。由此,考古所本拓本不唯使甲骨真形毕现,而且部分新拓字迹更为清晰,如第一〇一三片(见图三)。考古所本在书后还附有《新换拓片中增补及并号部分表(附释文)》,增补部分由胡厚宣先生释文,此举使全书内容完整,即拓本与释文可一一对照。通过这些编辑加工工作,考古所本的学术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具体的编纂体例上,考古所本将文求堂本拓本“NO. + 阿拉伯数字”的编号形式改为传统的“第×片”,与释文的号序统一。另外,文求堂本凡一骨折为数块者,皆以大写英文字母A、B等表示,考古所本则代之以天干序号甲、乙等表示。为了保持全书体例统一,考古所本将释文中相应的英文字母编号挖改为天干序号。考古所本“只校改了个别文字”,校改的个别文字应该指挖改英文字母为天干序号而言。

同时,考古所本增加了于省吾先生所作的订补性的眉批。全书共有眉批十二处,除第一处为郭老自注外,其余十一处眉批均移录于老的意见。

经过学术界同人的不懈努力,考古所本以崭新的面目面世。考古所本极大提升了《殷契粹编》资料的完整性、考释的严谨性,使这部甲骨学名著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四、全集本

1982年,第一版的《郭沫若全集·考古编》计划出齐十卷,最后仅出版了第一卷(《甲骨文字研究》、《殷契余论》、《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第二卷(《卜辞通纂》)和第九卷(《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等三卷。2002年版的《郭沫若全集·考古编》将十卷出齐,《殷契粹编》是其第三卷。

作为一部重要的甲骨学著作,考古所本仅印六千八百册(其中精装本六千册、平装本八百册),之后中国大陆未再重印,这显然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求。2002年全集本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求。随着甲骨学逐渐成为显学,全集本一时间也一书难求,2017年全集本重印正当其时。

^①《殷契粹编·附注》,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778页。

全集本以考古所本为底本,并对考古所本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其中最重要的是将最新的缀合成果补充进来,具体的处理方式是在拓本之后加上了《殷契粹编缀合》,此举进一步提高了《殷契粹编》资料的科学性、完整性。但是,全集本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删去了重要的补充文件。全集本删去了考古所本的《编后记》、《新换拓片中增补及并号部分表(附释文)》、《附注》等几个重要的补充文件,这无形中降低了《殷契粹编》的学术价值。无《编后记》,则全集本的版本不明;无《新换拓片中增补及并号部分表(附释文)》,则拓本与释文不能一一对应;无《附注》,则不足以凸显新版本的價值。

其次,删去了眉批。全集本只保留了郭老于第二片上所加的眉批,删掉其余十一条眉批。考古所本增加于老的眉批是经郭老同意的(见图四)。因此,于老的眉批不仅是《殷契粹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也见证了郭老的学者本色和坦荡胸怀。郭老曾怀疑《契文丛编》所录四方风刻辞系伪刻,故未收入《殷契粹编》,后来胡厚宣先生证明该片不伪,郭老给胡先生的回信中谦虚地说“尊见当是”,直到三十年后郭老提及此事仍颇觉惋惜^①。郭老虚怀若谷的学术态度也可见一斑。删去眉批反而有伤郭老之本意、本色。

最后,拓本质量不精。2002年所出全集本拓本质量已不及考古所本及文求堂本,且该版人为加重了拓本墨色,拓本已有所失真。2017年全集本拓本质量又逊于2002年全集本,其甲骨拓本神韵全失,徒存字形。当今的出版印刷技术已远非几十年前可比,然技术的进步却并未提升印刷质量,个中原委值得业界深思。

五、旧拓的价值

在肯定考古所本新拓学术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应认真审视文求堂本旧拓的价值。虽然新拓较旧拓有诸多的优点,然而旧拓毕竟系初拓,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整体而言旧拓文字更为清晰。除去拓本制作、印刷的因素,单从文



图四 考古所本郭老手迹

^①胡厚宣:《郭老与古文字学——深切怀念郭沫若同志》,《文献》1993年第3期,第73、77页。

No. 612



1

2

图五 第六一二片

1. 文求堂本 2. 考古所本

第六一二片

字本身来看,文求堂本旧拓比考古所本新拓更为清晰。如第六一二片,新拓骨面漫漶(见图五,2),文字不如旧拓清晰(见图五,1)。第二八三片、第二九七片,旧拓文字均较新拓清晰。第三一九片,旧拓缀合处文字清晰。第四九四片,与旧拓相比,新拓下端“又”字已漫漶难辨。第五七一片(见图六),旧拓上端“杏”、“牛”二字更为清晰。

其次,从两个拓本中也能约略看出甲骨的保存状况。如第二九九片,新拓“出”字附近已有破损,“即”字右侧泐痕加剧。第三二四片(见图七),新拓右上部已出现裂纹。第

三三一片,新拓两排刻辞中间已有裂纹。第四四〇片,新拓右下端骨面漫漶加剧。第四六一片,新拓“卯”字右半残泐。第四六七片,新拓左下端“餗”字所从“食”字已有缺笔。第九七五片,新拓“乙酉”日卜辞“灾”字下端、“乙未”日卜辞“丧”字下端皆有残损。第一一四〇片(见图八),新拓“徂”字附近已经断裂。



1

2

图六 第五七一片

1. 文求堂本 2. 考古所本

第五七一片



1

2

图七 第三二四片

1. 文求堂本 2. 考古所本

No. 324

第三二四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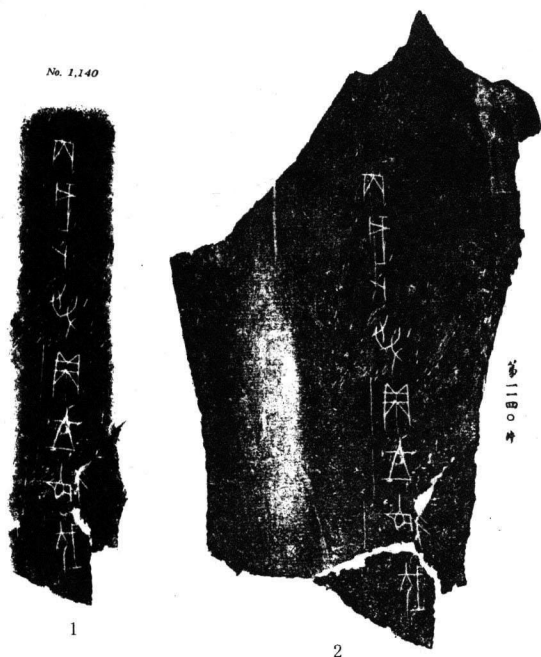
文物最终都会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石鼓文便是最好的例证。有学者推算,十个石鼓原字数应在七百一十七字左右^①,宋拓先锋本不计重文合文尚存四百八十字,如今仅馀三百二十一字,其中马荐石已只字无存,而师石仅存七字(包括两个残字)^②。宋拓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反成了研究石鼓文第一手珍贵史料,这足以说明旧拓的价值。因此,在整理旧藏甲骨之时,若旧拓可用,可不必另制新拓,每拓一次或多或少都会对甲骨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确需制作新拓,也需检视旧拓,新拓、旧拓或可两存之。

另外,旧拓墨色饱满、纹理清晰,其艺术价值也远非新拓所能比拟。

《殷契粹编》八十年间就有六个版本出现,又先后被收入《甲骨文献集成》、《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等大型甲骨文研究丛书,这足以说明其学术地位和价值。将旧著重新整理出版,是对学术前辈最好的纪念^③。然就《殷契粹编》而言,目前所见的版本都有待进一步完善。或可用考古所本为底本,再补以最新的缀合成果(缀合部分须附上相应的释文),这就保证了资料的完备、释文的严谨、体例的统一。文求堂本也宜精印出版,可资检视文字。这或许是对郭老最好的纪念。

附记:本文蒙冯时师和胡辉平先生审阅、指正,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黄益飞,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古文字学。



图八 第一一四〇片

1. 文求堂本 2. 考古所本

①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583页。

②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石鼓馆》中编,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60、64页。

③王世民:《整理出版,是最好的纪念》,《光明日报》2016年9月9日,第8版。